

單音詞「嵌偶化」芻議

殷曉傑 [Xiaojie Yin]、張家合 [Jiahe Zhang]

浙江師範大學 /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嵌偶單音詞是當代書面正式語體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首次提出「嵌偶化」這一概念和判斷一個單音詞嵌偶與否的標準，並以「鼻」、「遍」為例，分別考察了兩類單音詞的「嵌偶化」過程。本文認為，「嵌偶化」的實質就是歷史上一部分單音詞退出口語，繼續以嵌偶單音詞的形式保留在書面正式語體中的過程。同時，也是以語素形式嵌入口語雙音模型——雙音節詞的「語素化」過程，「嵌偶化」實指這兩種嵌偶模型的產生過程，口語中的「語素化」是實現「嵌偶化」的必要方式和必經過程。對單音詞「嵌偶化」的初步探討，實質就是從語體角度來考察現代嵌偶詞的「語體化」歷程。

關鍵詞：單音詞，嵌偶化，語體

1. 引言

現代漢語¹書面語中有一批單音詞，無論出現在哪一句法位置上，都必須先在韻律上成一個音步，才能合法。如：鼻前、鼻上、鼻中的「鼻」；覓得、苦覓、另覓的「覓」；不佳、極佳、甚佳的「佳」；遍查、遍尋、遍邀的「遍」等。馮勝利（2006，前言）從韻律句法學的角度將這種必須嵌入雙音模型才能獨立使用的單音詞，叫作「嵌偶單音詞」（以下簡稱「嵌偶詞」），認為其基本性質為「句法自由、韻律黏著」，即指：嵌偶詞可以在句法規則的制約下與相應句法成分自由搭配，但在使用中必須和另一個單音詞（或者也是嵌偶詞，或者不是）合成一個「韻律詞」²才能合法

1. 除特別說明之外，本文所說的「現代漢語」均指現代漢民族共同語，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

2. 根據馮勝利（1996）的研究，與傳統的從句法學角度定義的「詞」不一樣，「韻律詞」是從韻律學角度定義的「最小的能夠自由運用的韻律單位」。在韻律構詞學中，最小的、能夠自由獨立運用的韻律單位是「音步」，韻律詞必須至少是一個音步，而漢語最基本的音步是兩個音節，因此，漢語的標準韻律詞是兩個音節。如此，從韻律學角度看是一個韻律詞的不一定是句法學上的詞，如重疊式「天天」、「年年」，感

出現；它們「不僅是書面語寫作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是文章典雅度的重要標誌」（馮勝利 2006: 2）。馮勝利在《漢語書面用語初編》（以下簡稱《初編》）中按照 8 種驗證方法，對報刊、雜誌以及學術論文和專著（包括《漢語水準詞彙與漢字大綱》）進行初步統計，提取最常用的嵌偶詞 250 個左右，認為「它們是從古代文言文裡直接繼承下來用在現代漢語裡的」。目前學界對這批詞的語法性質說法不一。

2. 「嵌偶詞」語法性質的再討論

雖然在此之前，沒有人明確提出「嵌偶詞」，但相關討論中有些例子屬於本文所說的「嵌偶詞」，黃梅 (2008) 曾結合前賢的這些討論對「嵌偶詞」的性質進行過較為深入的探討。為方便說明，我們將主要的幾家觀點綜述如下：呂叔湘 (1979[1990]: 19) 提出：語素可以分為四種，其中有一種「一般不單用，在特殊條件下可以單用，單用的時候是詞」，如「季」在「春季、秋季」中不能單用，在「春秋兩季」中則可以單用；趙元任 (1979: 84–85) 提到「黏著而結合面寬」的不能獨立成詞的語素，如「桌、外」等；程遠 (1980) 的〈臨時單音詞〉，即「有些字單獨不能說，也就是所謂『黏著語素』，可是放在一定的上下文裡就不能不承認它是一個詞」，他舉到「知」就是一種「臨時單音詞」；再如張志公 (1981) 的「半自由語素」，即「不能獨立成詞，但是能自由地和別的語素組合成詞」，他列舉了「語言」的「語」；許德楠 (1981) 的「半黏著單音詞」，即「不能獨立運用，不能單獨進入句子。要進入句子，就必須具有以『五定』為主的詞組形式」。比如「校」要進入句子，就必須滿足「校內」（定向）、「本校」（定性）、「校園」（定位）、「院校」（定元）、「三校」（定量）等「五定」；還有徐樞 (1990: 29) 提到由古漢語的成詞語素轉變為現代漢語的不成詞語素的「半自由語素」，如「開始」的「始」；董秀芳 (2004: 45) 將類似「校」這樣的單位稱作「半自由語素」，認為這類語素是「在古漢語裡可以自由運用的詞，但現代漢語中已經不能再單用，但卻在某些句法過程中相當活躍，似乎同時活動於詞法與句法層面，處在自由語素同黏著語素之間的過渡階段」。

正如黃梅 (2008) 所指出的，以往絕大多數研究都是將「季」、「桌」、「外」、「知」、「語」、「校」、「始」等（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嵌偶詞」）當作「（黏著／半黏著／不成詞／半自由）語素」。與之有所不同，馮勝利 (2006: 5) 將其明確定義為一種「單音詞」，黃梅 (2008) 也認

歎語「天哪」、「媽呀」等，都是韻律詞，但顯然不是句法「詞」；從句法學角度看是詞的不一定是韻律學上的韻律詞，如單音節詞都不是韻律詞，而雙音節詞都是韻律詞。句法「詞」與「韻律詞」之間有交叉亦有區別。

為像「校」這樣的單位，當它們單獨做句法成分時（如「離校」），只能是詞，因為只有詞才能直接充當句法成分。

顯然，依據傳統「能否單說單用」的劃分詞的原則，「語素論」是有其道理的，因為這類單位都不能單說單用，比如「校」，「*我們校」、「*這個校」、「*離開校」、「*進入校」等等，都不合法；但在下面的語境裡，又很難說它不能獨立使用，也很難說它不是詞：

我校不雇非法移民。
 此校有明文規定，你必須遵守。
 本校不收貴校學生。
 電傳該校校長，馬上到校述職。
 這類學生，一旦查處，要立即離校。
 明天，新生才能入校報到。

以上用例引自馮勝利 (2011b)。

毫無疑問，這些用例又極為有力地支持著後一種觀點。那麼，這樣一批單音節單位究竟應該歸為語素還是詞呢？我們認為，如果把「語體」因素考慮進來的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會更加清楚和明白。

首先，何為「語體」？唐松波 (1961: 15) 提出：「語體是人們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在不同的活動領域內運用語言特點所形成的體系。這些特點首先表現在詞彙和熟語材料的選擇上，其次是語法結構，最後是語音手段的選擇。……決定這些差別的因素是交際的對象、交際的目的以及具體的內容。」近年來馮勝利 (2011a) 又對「語體」作了最新的定義：「語體是實現人類直接交際中最原始、最本質屬性（亦即確定彼此之間關係和距離）的語言手段和機制。」正式與非正式、典雅與通俗這兩對彼此對立而又相互依賴的範疇構成了語體的基本結構，語體結構示意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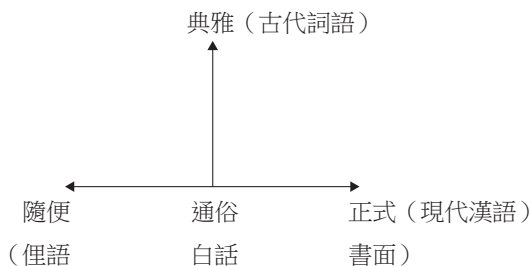


圖 1. 引自馮勝利 (2010)

其中「體別雅俗的根本在於『事』分雅俗及『人』有文白（文化與白丁）的不同。因此，雅俗之文雖可變，雅俗之界不可無。究其底是因為語體對立不是『人為的選擇』，而是『機制的必然』」；「典雅是文化承傳、教育資格和資歷的表現及必需，因此常常採用古代的語詞來實現」（馮勝利 2013）。這也是這批單音詞在現代漢語書面語中之所以存在的根本原因。

因此，「從語體特徵來看，這批詞在現代漢語中都帶有典雅語體色彩，只出現在正式語體當中」（黃梅 2008）。

論述至此，我們不難推導出：在現代漢語書面語³中，這些單音單位具備了獨立充當句法成分的能力，可以在句法規則的作用下與相應的成分搭配使用，口語中的不能單說並不影響這些單位在書面正式體中的單用性，理應是詞；之所以會得出「語素」和「詞」的不同結論，是由所據語體的不同而造成的：從現代口語非正式語體出發，這些單音節都不能單說單用，自然都是語素，而從現代書面正式語體出發，它們又都能獨立充當句子成分，又可以確定為詞，這些單音節單位在不同語體中的語法性質是不一樣的。

以上我們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語體角度對「嵌偶詞」的性質重新進行了界定。那麼這批單音詞為什麼必須經過「韻合（韻律組合或者韻律詞）的形式」才能使用⁴呢？對此黃梅作出了完滿的回答。黃梅（2008）從韻律學的角度指出上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韻律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前者以單音為主，雙音更多地是朗讀的節奏；而後者則以雙音為主，雙音的節奏浸入句法基本構成單位之中，新詞的產生必須成雙，被「借用」到現代漢語的文言單音詞也必須符合這種韻律要求才能合法，即文言單音詞必須與另外一個單音詞「組合成雙」才能使用。

要之，現代典雅體的交際需要決定了這批文言單音詞存在的必要性，而古今韻律結構的不同又決定了其「韻律黏著」的形式特點。基於以上，我們亦可以推出如下結論：這些單音詞在上古單音節語言系統裡是自由往來、獨立出現的，「嵌偶」是雙音節音步確立之後才有的語言現象。根據馮勝利（2005a: 82）的研究，漢語的雙音化來源於漢語的雙音節音步，而漢語的雙音節音步則源於上古漢語的音節簡化和聲調的出現，雙音化在漢語中的大體發展情況是「始於春秋戰國，興於秦漢，到了現代漢語，雙音節佔據了絕對統治的地位」。如果說是雙音節的韻律規則要求這些不能單說的單音詞必須成雙，那麼現代漢語顯然只是這種「嵌偶規則」發生作用的

3. 關於「書面語」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按照字面的解釋，「書面語」是「紙面上寫下來的話」，但顯然「紙面上寫下來的話」不一定都是「書面語」。同樣，與「書面語」相對的「口語」，也一直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本文根據馮勝利（2010, 2011a）的定義，將「書面語」嚴格限定在「書面正式語體」這個概念上，即指語體中的正式體；同時從口語和書面語對立的角度，將口語定義為「口語非正式語體」，即指語體中的通俗體。根據這一定義，無論正式體還是通俗體都既可以是嘴上說的，也可以是紙上寫的，「書面語」與「口語」的區別在於語體而不在媒介。

4. 崔四行（2012: 52）提出，這批嵌偶詞應分作兩類：一類是只能在書面正式語體中出現的，一類是可以同時出現在書面正式語體和非正式語體中的。因此前一類必須韻合才能使用，後一類只在正式語體中才需韻合，非正式語體中則不需要，是完全自由的。

下限，否則無法解釋歷史文獻中這些單音詞已經明顯發生嵌偶的語言事實，特別是在近代漢語時期⁵。

3. 「嵌偶化」的內涵

從「自由」到「嵌偶」必然有一個過程，我們稱其為「嵌偶化」。圍繞「嵌偶化」有一系列問題，即在雙音節音步確立之後的漫長歷史時期裡，這些嵌偶詞究竟形成於何時？判斷其完成「嵌偶」的標準是什麼？其「嵌偶化」的具體過程又是怎樣的？顯然，這些問題的解決均有賴於「嵌偶詞」的歷時考察。誠如馮勝利 (2005b) 所言：「正式語體必須和口說語體拉開距離，而文言正是拉開口語距離的必然手段」，汪維輝 (2014) 又具體地指出：「在現代漢語的口語詞彙系統和書面語詞彙系統當中，……研究的重點應該放在後者，因為書面語應用面廣，詞彙系統更加豐富複雜，現代漢語的書面語詞彙系統至今仍處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有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而且當代書面語對口語的影響不容低估」，因此，作為現代書面正式語體和書面語詞彙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嵌偶詞」的研究價值和意義是毋庸置疑的。但目前學界有關嵌偶詞的研究現狀是：專門研究非常少見，且主要集中在現代漢語層面，如黃梅 (2008) 通過統計嵌偶詞在現代漢語書面正式語體中的句法分佈，分析其制約機制；從歷時角度對這批單音詞進行深入考察的研究尚未展開，我們對上述「嵌偶化」的相關問題所知甚少。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和目標之一。

此外，按照前面對「嵌偶詞」語法性質的分析，這些書面正式語體中的「單音詞」在口語非正式語體中則為「構詞語素」，因此這些單音詞除了以開篇所提的「與其他單音詞合成一個韻律詞」的嵌偶模型存在之外，還以語素的形式嵌入口語中的雙音模型——雙音節詞中存在著，這又是另外一種嵌偶模型。因此，本文的「嵌偶化」實際包含了這兩種嵌偶模型的形成過程。以「校」為例，它退出口語後，可繼續以「我校」、「本校」、「此校」、「該校」、「入校」、「離校」等韻律詞的嵌偶模型出現在現代書面正式語體中，也可以「校園」、「學校」、「校風」、「校車」等雙音節詞的嵌偶模型出現在口語體中。口語中單音詞由句法上的詞變為語素，這一過程也就是有學者提出的「語素化」。顯然，口語中的「語素化」是實現「嵌偶化」的必要方式和必經過程，這些單音詞「嵌偶」的前提是在口語中的「語素化」。「語素化」是近年來新興的學術研究熱點，主要考察語言系統中非語素成分轉變為語素的過程，其考察對象涉及現代漢語書面語中的「嵌偶詞」，如陳練軍 (2011) 考察了「衣」的語素化。

5. 比如下文提到的「鼻」和「遍」。

目前「語素化」的相關研究⁶主要從語法角度入手，重點考察單音詞在歷時層面上句法特徵、詞法特徵和語義特徵的變化，以觀察它們「語素化」的過程，進而判定其「語素化」的完成。本文從雙音模型這一韻律形式特徵出發提出「嵌偶化」的概念，既關注到這些單音詞在口語中語素化的過程，同時也注意到它們在書面正式語體中嵌偶單音「詞」的身份，因此「嵌偶化」的提法可以更好地涵蓋這一歷史變化的兩個方面。這是「嵌偶化」與「語素化」著眼點的不同，也是「嵌偶化」較之「語素化」有更大突破的地方。

有鑒於以上幾個方面，本文擬從《初編》所收嵌偶詞中選取代表詞，從歷時角度對這些單音詞「嵌偶化」的具體過程、「嵌偶與否」的判定標準等問題作出初步的回答，一方面可以彌補目前嵌偶詞歷時研究的缺憾，促進嵌偶詞研究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縱深發展，另一方面，因「嵌偶化」囊括了「語素化」，對「嵌偶化」的考察和判定也可以幫助判定單音詞在口語中「語素化」的完成，在以往語法角度之外開闢一條研究「語素化」的新途徑⁷。

按照不同詞性和義項，我們對《初編》嵌偶詞進行了全面統計，凡 249 例⁸。雖然表面看來，這些嵌偶詞都是句法自由、韻律黏著，但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些詞內部並不「同質」，它們的基本類型並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展開正式討論之前，實有必要先對這批嵌偶詞作一番梳理，以期對嵌偶詞的構成有更為深入的認識和了解。

4. 嵌偶詞的基本類型

如前所述，「嵌偶詞」在歷史上（起碼在上古單音節語言系統中）都曾是完全自由、可以單說單用的，且應是當時的口語詞。進一步考察發現，在「嵌偶化」的過程中，有些「嵌偶詞」與之後的某個詞（或某些詞）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歷時替換關係，如鼻-鼻孔⁹、返-回、寒-冷等，「鼻」、「返」、「寒」退出口語的同時，便意味著不再能夠單說，能夠單說的是取代它們的新的口語詞，即「鼻孔」、「回」、「冷」等。通過歷時考察，這些新口語詞以及它們與嵌偶詞之間的更替線索均較為明確。

另外一些「嵌偶詞」情況不太一樣，即難以確定其與哪個詞或哪些詞之間存在歷時競爭、替換關係，如「周遍」、「普遍」、「到處」等雙音

6. 關於語素化的研究現狀，可參考楊曉黎 (2008)、陳練軍 (2010) 的相關論文。

7. 當然，當今「語素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也可以為「嵌偶化」研究所參考和利用，限於篇幅，茲不贅述。

8. 黃梅 (2008) 根據不同詞性，統計《初編》嵌偶詞，共 244 例。

9. 經調查，歷史上與「鼻」直接發生替換關係的是「鼻孔」，詳情見下文。

複合詞在近代漢語時期產生，但歷史上是它們中的哪一個（哪幾個）或其他哪些個單音詞取代了「遍查」、「遍尋」、「遍邀」的「遍」在口語中的位置，卻很難確定。同樣「暗查」、「暗送」、「暗想」、「暗助」的「暗」也是如此，儘管從古至今表達「暗暗、暗中」的概念，肯定都有相應的形式來表達，但「暗」究竟是與哪個或哪些詞發生了直接替換關係後退出口語，確實很難確定。即通過歷時考察，很難找到這些「嵌偶詞」與其他詞之間清晰的更替線索，這些詞難以找到明確的替換詞。當然還有一些詞，如「錯砍」、「錯判」的「錯」和「別具一格」、「別成一派」的「別」均系近代才產生，在現代漢語口語中自然沒有替換詞。對於這種情況，本文暫不做細分，將其與「遍」、「暗」類歸為一類。

顯然，嵌偶詞的這些變化都是就當時通語而言，方言中不一定如此，今天的活方言就是很好的證明。比如「寒」，現代普通話中不能單說，能夠單說的是「冷」，但現代方言中卻不一定，據曹志耘《漢語方言地圖集》（詞彙卷）「177冷」條，閩南話中表達「寒冷」義說「寒」不說「冷」，如表達「很冷」、「好冷」，閩南話說「好寒」，可見今天閩南話裡的「寒」不是「嵌偶詞」，而是與普通話「冷」一樣的口語詞。因此「能否單說」必須就一時一地而言，不同時代或不同方言中詞的「單說性」可能會有不同的表現。

基於以上特點，且考慮到表述的方便，我們稱前一類為「有替換詞」類，後一類為「無替換詞」類（包含「無明確替換詞」的情況¹⁰）。按照這一分類標準，可大致將249例嵌偶詞分類如下¹¹：

a. 「有替換詞」類

鼻、鬢、捕、晨、窗、春、單、盜、冬、額、返、感、骨、國、寒、佳、頰、肩、今、頸、鏡、懼、巨、覺、恐、樂、良、覓、內、欺、奇（adj. 奇怪的）、前、竊、秋、思、速、痛、外、往、畏、屋、信、需、許、衣、宜、予、愈、遇、園、擇、掌、知、助、準、桌（56例）

b. 「無替換詞」類

案、暗、飽、暴、倍、備、奔、避、遍、別（adj.）、別（adv.）、並、彩、餐、殘、慘、暢（adj.）、暢（adv.）、塵、誠、承、重、出、翠、錯、挫、大、代、當、敵、定、陡、獨、頓、反、飛、逢、符、改、甘（adj.）、甘（adv.）、各、共、孤、故、固、館、慣、廣、過、害、合、狠、橫（adv. 橫向地）、橫（adv. 霸道地）、厚、忽、互、患、獲、急、計、季、肩（v.）、兼、簡（adj.）、簡（adv.）、漸、結、解、緊、

10. 這種情況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無替換詞」，只是出於表述簡潔的考慮，將其歸入此類。

11. 每個詞的詞性和義項，詳參馮勝利（2006: 11–168）。限於篇幅，以下僅對一詞有兩種詞性，或一種詞性有兩個義項的情況，進行標註加以說明。

近 (n.)、近 (adv.)、近 (adj.)、近 (v.)、精、景、靜、境 (n. 邊境)、境 (n. 境況, 情境)、久、具、俱、劇 (adv.)、劇 (n.)、聚、決、刊 (n.)、刊 (v.)、枯、苦、酷、快 (adj. 高興的)、快 (adj. 很快的)、快 (n. 高興)、狂、困、樂 (adv.)、力、連、良 (adv.)、兩、料、鄰、另、屢、略 (adv.)、略 (v.)、滿、猛、妙、滅、明、頻、奇 (adj. 獨特的)、奇 (adj. 非常的, 特別的)、齊、前 (adv.)、強 (adv. 用武力來)、強 (adv. 極力地)、巧、切、親、輕、情、趨、確、善 (adj.)、善 (v.)、擅 (adj.)、擅 (adv.)、身、深、甚、實 (adv. 確實)、實 (adv. 實際)、始、試、嗜、私、特、停、同 (adj.)、同 (v.)、同 (adv.)、突、途、徒、妥、外 (adj.)、外 (adv.)、微、圍、誤、喜、細、嫌 (v.)、嫌 (adj.)、險 (n.)、險 (adj.)、相、享、校、斜、薪、幸、續、言、邀、宜 (v.)、易、永、勇、尤、迂、餘、語 (n.)、語 (v.)、愈 (adj.)、獄、欲、暫、增、臻、職、至 (adj.)、至 (adv.)、周、驟、住、資、自、足 (193 例)

5. 歷史上「嵌偶與否」的判定標準

馮勝利 (2006: 3) 提出：「『不能單說』但有韻律限制的，才屬於『韻律黏著』的形式，才是嵌偶詞」，因此「不能單說」和「必須成雙（即必須在雙音節的環境裡才能使用）」是嵌偶詞的兩個必要條件。那麼在秦漢雙音節音步確立之後，「能否單說」便成為判定其「嵌偶與否」的唯一標準，因為一旦這個單音節詞置身於雙音節韻律系統中，只要「不能單說」便意味著「必須成雙」才能使用。因此考察嵌偶詞的形成時代，簡而言之，就是考察其「不能單說」的時代。而從歷時角度來看，「不能單說」即這些單音詞退出口語，那麼判斷「嵌偶」是否完成也就是看它作為「詞」是否退出了口語。之所以強調是作為「詞」退出口語，原因即在於上文提到的，這些單音詞退出口語後還可以構詞語素的形式活躍在口語中，但作為一個單說單用的詞，口語中確實是說新詞，不說這些詞了。從語體角度來看，也就是單音詞從口語非正式語體到書面正式語體的轉換過程。如果我們把這種語體的歷時轉換稱為「語體化」的話，那麼單音詞的「嵌偶化」實際就是「語體化」的過程。

需要說明的是，嵌偶詞中不乏副詞性嵌偶詞，且據黃梅、馮勝利 (2009) 的統計，《初編》中副詞嵌偶詞數量最多，約占總數的 42%。副詞本身的性質即「不能單說」，古今皆如此，那麼其「嵌偶與否」的區別何在呢？從現代漢語來看，副詞「嵌偶」即意味著這個單音節副詞不能進入單配雙的三音節結構，如「暗說明、飽經歷、互贈送」等皆不合法，能夠進入這一結構的只能是口語性副詞，比如「很高興、老唸叨、忽聽見」等。從現代看歷史：如果歷史上單音副詞未發生「嵌偶」的話，就意味著它們可以像「很、老、忽」一樣，進入單配雙結構，是一批可以在口語中單獨使用的口語詞。也就是說，真正決定單音副詞能否進入單配雙結構進

而判定其「嵌偶與否」的，關鍵還在於該詞是否是口語詞，不是的話，絕不能進入三音節結構。

總之，無論是副詞還是其他詞性的嵌偶詞，它們在歷史上的形成時代，可以整體歸結為它們退出口語的時代，其「嵌偶化」的過程就是它們作為「詞」退出口語¹²的過程，即「語體化」的過程，同時也是它們在口語中「語素化」的過程。

顯然，這一研究思路和目標對歷史文獻的口語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眾所周知，歷史語料的語言成分比較複雜。整體看來，先秦時期和唐以來的近代漢語時期情況比較樂觀，因為先秦時期漢語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還不是太大，「文（書面語）」「言（口語）」尚基本一致¹³，而近代漢語階段擁有敦煌文書、禪宗語錄、話本小說等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較理想的反映口語的語言史料。相對而言，東漢至隋即中古時期的文獻典籍，其語言成分最為複雜，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映口語的程度不太高；二是口語成分常常和文言成分交織在一起。」（汪維輝 2000: 17）因此，如何鑒定中古漢語的口語語料，便成為中古漢語研究領域的重要課題，當然其研究的難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已經有不少學者進行過一些有益的嘗試，對此胡敕瑞（2005）進行了概括和總結。新近成果又有：胡敕瑞（2013）提出十五條中古漢語口語語料的鑒定標準；馮勝利（2014）通過分析《奏彈劉整》的內容和形式，認為其所記顯然是當時的口語，因為其中使用了大量的「動作動詞（action verb）」，決定了這段文字的敘述性：「動作動詞+敘述」是口語語體的一大特徵。敘述打架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必須運用「時態標記、方式狀語、地點狀語」等口語語法「形式-功能」的匹配形式，而時空表達的具體化本身就是口語語法的基本屬性，因此，《奏彈劉整》的內容和形式決定了它口語語體的基本特徵。

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馮文首次提出可以依據古代漢語話語現象的語體鑒別四要素來分辨、確定其語體的類別和歸屬，即對象、場合、內容、態度。「四要素」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們對古代語言一般語感甚或不同年代「斷代語感」的缺失，為歷史語料語體鑒別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策略和程式。

雖然目前語料鑒別工作仍在探索之中，但中古漢語的相關研究也要繼續，兩方面工作可以同時開展、相互支撐。我們將盡量選取學界公認的漢譯佛經、小說、民歌、《肘後備急方》和《齊民要術》類雜著、「二王」

12. 馮勝利（2014）提出：「語體系統是一個變動不居、時時調整的運動體系，正式、莊典用語一旦過分使用（熟悉度增加，距離變小）就開始向通俗語體轉化；而通俗語體一旦閒置（熟悉度減少，距離拉長）就開始降低它的口語度。」也就是說，詞彙的語體運動理應包括書面正式語體到口語通俗語體和口語通俗語體到書面正式語體這兩種不同方向的運動。限於篇幅，本文主要討論後一種情況。

13. 胡明揚（1957）、呂叔湘（1985）、張中行（1988）、胡敕瑞（2013）均持類似的看法。

雜帖、《奏彈劉整》類獄辭等反映口語程度較高的語料作為中古時期的核心資料（汪維輝 2000: 17-18），且在利用時做一番鑒別和剝離的工作，以確保材料的可信度和準確性。上古漢語語料主要有《詩經》、《論語》、《老子》、《左傳》、《國語》、《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等，近代漢語語料主要包括敦煌文書、禪宗語錄、唐代詩歌、小說與筆記、宋儒語錄、宋人話本、宋詞、金諸宮調、元雜劇、南戲、元典章、元明清朝鮮人學習漢語教科書、明民歌、明清白話小說等。依據的語料庫為台灣中央研究院的上古漢語、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製作）、瀚堂典藏古籍資料庫、漢籍全文檢索系統（第二版）。

6. 「有替換詞」類單音詞「嵌偶化」例示

具體到「有替換詞」類嵌偶詞，我們認為該類詞的「嵌偶化」可以與常用詞的新舊更替密切結合起來，這些詞實即一批具有明確新舊替換關係的常用詞。新舊更替即舊詞退出口語，舊詞不再單說、單用，只能以「組合成雙」的形式出現。因此，新詞的出現和使用是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該類詞的「嵌偶化」就是其在口語中被新詞取代的過程，舊詞被新詞所取代的時代就是舊詞在口語中不用的時代，也是其成為嵌偶詞的時代。

那麼判定常用詞新舊替換的標準都有哪些呢？汪維輝 (2000: 403-406) 曾提出三條標準，即統計數據、組合關係、新舊詞在典型語料中的使用情況。因為各個時期語料數量和性質的不同，決定了具體運用這些標準時會有一些差異：相對先秦和近代而言，典型口語語料對中古漢語研究的價值和意義更為重要。因為如前所述，先秦時期漢語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還不是很大，而唐五代以後口語性語料數量可觀，統計數據便具備了很強的說明性，統計數據和典型語料達成了統一。唯有中古一段，口語與書面語已拉開距離，而優質的口語語料卻相對缺乏，這些決定了典型語料分析往往要比表面化的、各種不同質的語料雜糅在一起得出的統計數據更能體現語言發展的真實面貌。

以下擬以「鼻」作為「有替換詞」類嵌偶詞的代表，詳細說明如何以新詞作為參照系，通過新舊詞的替換來探討該類詞的「嵌偶化」。

6.1 「鼻」的「嵌偶化」

現代漢語口語中說「鼻子」不說「鼻」，「鼻」在口語中是構詞語素，可以出現在口語嵌偶模型中，即鼻子、鼻孔、鼻尖、鼻頭等雙音詞中；作為詞，「鼻」只用在書面正式語體中，且必須嵌入「鼻前、鼻上、鼻中」等

雙音模型中，不能說鼻前頭、鼻上邊、鼻中間。語料調查發現，兩漢六朝文獻¹⁴中表示「鼻子」義基本為單音詞「鼻」，如：

- (1) 故牛歧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淮南子 原道》）
- (2) 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白虎通義》卷八）
- (3)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臞，不得汗。（《黃帝內經》卷五）
- (4) 漢文翁當起田，砍柴為陂，夜有百十野豬，鼻載土著柴中。（《殷芸小說》卷二）
- (5) 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三國志 魏書 方技傳》）

隨著秦漢雙音節音步的確立，「求雙」成為漢語的最基本要求，東漢起出現了不少與「鼻」相關的雙音節詞，如「鼻頭」、「鼻柱」、「鼻孔」、「鼻洞」等，但表示「鼻子」義的極為罕見。朱慶之(1992: 169)認為東漢佛典中已有表「鼻子」義的「鼻頭」，例證為東漢安世高譯《道地經》：「身重骨節不隨，鼻頭曲戾，皮黑咤軒。」(15/232c)譯同上《安般守意經》：「問：『第三止何以故在鼻頭？』報：『用數息相隨，止觀還淨，皆從鼻出入，意習故處，亦為易識，以是故著鼻頭也。惡意來者斷為禪，有時在鼻頭止，有時在心中止。』」(15/166c)對於詞綴「頭」的出現，歷來學界說法不一，主要有漢代說、晉代說、六朝說¹⁵。本文不擬對此問題作深入探討，但總體意見是，我們同意真正的詞綴「頭」東漢譯經中已經出現，如安世高譯《地道經》：「一種在脛，一種在膝頭，一種在足。」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菩薩持初頭意，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持後頭意近之。」但這並不意味著朱先生所舉四例「鼻頭」中的「頭」也同樣已經虛化為詞綴，「鼻頭」為「鼻子」義，我們認為這四例「鼻頭」指的仍然是「鼻尖」、「鼻端」，「頭」仍然有實義¹⁶，如《道地經》中「鼻頭曲戾」指鼻尖彎曲，類似今天所謂「鷹鉤鼻」，主要指鼻子前端

14. 主要包括《淮南子》、《白虎通義》、《鹽鐵論》、《新序》、《春秋繁露》、《新書》、《史記》、《說苑》、《論衡》、《太平經》、《新論》、《風俗通義》、《漢書》、東漢醫書（如《黃帝內經》、《難經》、《金匱要略》、《傷寒論》、《神農本草經》等）、《世說新語》、《搜神記》、《顏氏家訓》、《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水經注》、《古小說鉤沉》、《三國志》裴注、《奏彈劉整》、東漢六朝時期的漢譯佛經。

15. 詳參魏兆惠、鄭東珍(2007)。

16. 魏兆惠、鄭東珍(2007)也認為這裡的「鼻頭」依然是「鼻尖」、「鼻端」的意思。

彎曲，而非整個鼻子彎曲；《安般守意經》中「從鼻出入……以是故著鼻頭」，「鼻」與「鼻頭」互現，特別是「有時在鼻頭止，有時在心中止」一句，「鼻頭」與「心中」對舉，「頭」之「前端」義殊為明顯，與此相對的問句中「第三止何以故在鼻頭」的「鼻頭」也應作此義。進一步考察發現，六朝時期表「鼻子」義的新詞，對「鼻」而言就是一些由「鼻」構成的雙音節詞亦未出現，「鼻」一直是漢魏六朝時期口語中表「鼻子」義的主要用詞。

「鼻」的這一發展情形一直延續至有唐，五代時出現了較大的變化：雖然此期現代雙音複合詞「鼻子」並未出現，但東漢已出現的雙音詞「鼻孔」在此期產生出「鼻子」義，且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如五代時期的禪宗語錄《祖堂集》中「鼻」與「鼻孔」各出現8次，但前者全部出現在與「眼、舌、耳」等單音節詞對舉的語境中，如：

- (6) 言六人者，一道一得心，二智達得眼，三常浩得眉，四神照得鼻，五坦然得耳，六嚴峻得舌。是為六人也。（《祖堂集》卷二《菩提達摩和尚》）
- (7) 經曰：「無眼耳鼻舌身意」，眼耳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說有？（同上卷三《司空山本淨和尚》）

這種排比對舉的韻律結構在中古時期文獻中也有不少，它「克服了單音節分量不足的弱點，因此韻律黏著的要求也便不復作用」（馮勝利 2005a: 480），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特殊語境下的「單說」，與實際口語中的「單說」不可等量齊觀，因此不能作為「鼻」能夠單說的力證。這種用法現代漢語中依然存在，如：

你走前，我走後。
前怕狼，後怕虎。
前追後堵

以上用例引自馮勝利 (2005a: 480)。

這些句子中的「前」、「後」不僅可以單用，還可以單說，但實際口語中「前」、「後」不能單說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這種「單說、單用」只是「排比對舉」這一特殊韻律結構運作的產物，不能體現實際的口語情況。

我們認為，五代時期口語中已是只說「鼻孔」不說「鼻」了，請看下面的例子：

- (8) 馬師曰：「作摩生牧？」對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馬師云：「子真牧牛。」（同上卷十四《石鞏和尚》）
- (9) 師云：「與摩作摩生捉得虛空？」西堂卻問師：「作摩生捉？」師便把西堂鼻孔拽著。西堂作忍痛聲云：「太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同上）

- (10) 師云：「問著宗門中事，有什摩難道？恰問著。老僧鼻孔頭上漫漫，腳下底漫漫。教家喚作什摩？」（同上卷十九《陳和尚》）

顯然，以上例句中「鼻孔」皆應為「鼻子」義，特別是例(10)「鼻孔頭」就是「鼻頭」，「鼻孔」之「鼻子」義灼然可見。「鼻」與「鼻孔」出現語境的不同，透露出一條重要的信息，即「鼻」已開始退出口語，不再能夠單說，取而代之的是「鼻孔」這一雙音節詞，單音詞「鼻」已經開始「嵌偶」。

繼「鼻孔」之後，與「鼻」相對應的另一個雙音節詞「鼻子」開始出現，較早見於宋元話本中。話本是說書人的底本，面對的是普通百姓，其口語性無須多言，我們調查了《碾玉觀音》、《錯斬崔寧》、《簡帖和尚》、《快嘴李翠蓮記》、《宋四公大鬧禁魂張》、《萬秀娘仇報山亭兒》等6部宋元時期的說書底本，其中表「鼻子」義，7例為「鼻子」或「鼻兒」，1例「鼻」與方位詞「裡」構成「鼻裡」，如：

- (11) 當日茶市方罷，相是日中，只見一個官人入來；那官人生得：濃眉毛，大眼睛，蹶鼻子，略綽口。（南宋《簡帖和尚》）
- (12) 翠蓮就道：「阿伯三個鼻子管，不曾撚著你的碗。媳婦雖是話兒多，自有丈夫與婆婆。」（宋元《快嘴李翠蓮記》）
- (13) 看那婦女時，生得：黑絲絲的髮兒，白瑩瑩的額兒，翠彎彎的眉兒，溜度度的眼兒，正隆隆的鼻兒，紅豔豔的腮兒，香噴噴的口兒，平坦坦的胸兒，白堆堆的奶兒，玉纖纖的手兒，細嫋嫋的腰兒，弓彎彎的腳兒。（宋元《宋四公大鬧禁魂張》）
- (14) 趙正道：「實瞞不得師父，房裡床面前一帶黑油紙橫窗，把那學書紙糊著。吃我先在屋上學一和老鼠，脫下來屋塵，便是我的作怪藥撒在你眼裡、鼻裡，教你打幾個噴涕。後面貓尿便是我的尿。」（同上）

需要說明的是，例(14)的「鼻裡」唐時已不乏其例，如：

- (15) 口中出火，鼻裡生煙，行如奔電，驟似飛旋，揚眉瞬目，恐動四邊。（《降魔變文》）
- (16) 一齧一快意，一勒一傷心，鼻裡痠癢，心中結繚。（《遊仙窟》）

但例(15)、(16)與例(14)「鼻裡」的性質並不相同，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還是前文所提的「能否單說」。「鼻」從五代開始不能單說，成為嵌偶詞，而之前尚未如此，因此唐時「鼻裡」還是書面語中的「韻律成雙」，「鼻」不雙尚可單說，而宋元時的「鼻裡」已是嵌偶雙音模塊，「鼻」必雙而後獨立。另外例(11)、(12)、(13)中的「鼻子」、「鼻兒」與例(14)的「鼻裡」一樣，都是嵌偶韻律詞，分屬於詞綴式、音綴式和方位式嵌偶，其不同在於，「鼻子」、「鼻兒」已凝固成詞，而「鼻裡」尚未成詞。

我們又調查了同期禪宗燈錄《五燈會元》中「鼻」的使用情況，凡 179 例，其中單音節「鼻」 60 例，雙音複合詞 119 例，後者均為「鼻孔」或「鼻頭」，沒有「鼻子」，且「鼻孔」既有「鼻腔跟外面相通的孔道」義，也有「鼻子」義，「鼻頭」既有「鼻尖」義，也有「鼻子」義。為方便說明，列簡表如下：

表 1.

單音詞「鼻」		複合詞「鼻孔」		複合詞「鼻頭」	
排比對舉	嵌偶	②	①	③	①
20	40	31	82	2	3

注：①指「鼻子」義；②指「鼻腔跟外面相通的孔道」義；③指「鼻端、鼻尖」義。

「鼻孔」、「鼻頭」都可用來表示「鼻子」義，以下一段文字尤可證明：

- (17) 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卻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罵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次日，馬祖升堂，眾才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五燈會元》卷三《百丈懷海禪師》）

敘述語中作「鼻」，對話部分作「鼻孔」、「鼻頭」，顯然這裡「鼻孔」、「鼻頭」也是「鼻子」的意思。「師鼻」是前加專有名詞式嵌偶模型，「鼻孔」、「鼻頭」則為成詞例。

如此，宋代文獻在「鼻子」義詞的選用上，表現出一定的差別：中土文獻（如宋話本）喜用「鼻子」，佛經文獻（如《五燈會元》）偏愛「鼻孔」。那麼哪一用法更能代表當時口語的實際呢？我們認為宋元話本理應代表了當時口語中已用「鼻子」不用「鼻孔」、更不用「鼻」的語言事實，因為之後的明代白話文獻也是如此，我們調查了《西遊記》、《金瓶梅》、《三言二拍》，其中「鼻」的使用情況如下：

表 2.

	單音詞「鼻」		鼻子	鼻孔	鼻頭		其他複合詞	
	排比對舉	嵌偶	①	②	①	③	①	鼻凹、鼻樑、 鼻涕、鼻準
《西遊記》	5	35	33	11	0	0	2	7
《金瓶梅》	5	11	9	2	0	0	0	9
《三言二拍》	8	55	12	4	0	2	1	15

注：①指「鼻子」義；②指「鼻腔跟外面相通的孔道」義；③指「鼻端、鼻尖」義。

三部文獻中單音詞「鼻」除了出現在與耳、口、眼、舌排比對舉的語境中，主要是以撲鼻、噴鼻、鼻裡、鼻中、鼻邊、掩鼻等嵌偶組雙的形式出現。除了少數「鼻頭」外，「鼻子」已是口語中表「鼻子」義的主要用詞，同時「鼻」在口語中成為構詞語素。

也就是說，繼五代雙音詞「鼻孔」在口語中取代單音詞「鼻」之後，宋時雙音詞「鼻子」又在較短時間內在「鼻子」義項上取代了「鼻孔」。而「鼻子」之所以能在較短時間內又取代「鼻孔」的主導地位，應與表義清晰度有關係，即「鼻孔」的「孔道」語義特徵非常顯著，在表義清晰這點上，「鼻子」顯然更勝一籌。如此，反觀《五燈會元》中「鼻孔」表「鼻子」義的用法，應是《祖堂集》的沿襲，已非宋代實際口語的反映。

6.2 小結

我們認為，「有替換詞」類單音詞的「嵌偶化」與新舊詞的更替是一張紙的兩個面，二者完全可以結合起來，新舊詞演變更替的過程和起止時間與舊詞「嵌偶化」的過程和起止時間正相吻合。

我們可以將「鼻」的「嵌偶化」過程大致描述為：五代以前口語中表示「鼻子」義主要用「鼻」，同時「雙音節的韻律功能是跨類的——既在口語出現，又為書面語所用。……在口語裡，話要上口則必雙（單音節的基本詞除外）¹⁷；在書面語裡，話要典雅也必雙（嵌偶單音詞也不例外）」。 （馮勝利 2006: 10）韻律規則更喜歡「鼻孔」類雙音詞，單音詞「鼻」在口語中的主導地位逐漸被更加上口的「鼻孔」所撼動，「鼻」逐漸「正式化」，至五代口語中「鼻」已不能單說，「鼻」的「語體化」和在口語中的「語素化」也初步完成，開始「嵌偶」；之後不久，「鼻孔」又

17. 現代口語中仍然有許多獨立使用的單音詞，譬如「貓、狗、手、腳」，馮勝利 (2014) 將其稱為「跨時空的通用體詞彙」；另現代漢語五官詞「嘴」、「鼻」、「眼」、「耳」、「舌」，雖均系單音詞，但出現的語體並不相同：「嘴」、「眼」既可以出現在口語中，也可以出現在書面語中，「鼻」、「耳」、「舌」則只能出現在書面語中。很多古老的單音詞仍可以單說，而有些卻變得不能單說了，其根本原因尚待深入探究。

被表義更加清晰的新口語詞「鼻子」所取代，「鼻孔」一詞不再承擔「鼻子」義。如此現代漢語口語中「鼻」不能單說、「鼻子」能單說，亦即前者「正式」後者「通俗」的局面在宋代已初步形成。

7 「無替換詞」類單音詞「嵌偶化」例示

7.1 「無替換詞」類單音詞「嵌偶化」的具體標準

如果說第一類嵌偶詞可以通過考察新舊詞在口語中的替換以察其「嵌偶化」的話，那麼第二類詞便很難如法炮製。因為二者的最大不同之處便在於，前者會有比較明確的新舊詞更替關係，其「嵌偶化」可以新口語詞的出現和發展為參照系，而後者顯然不具備這一點。那麼歷史上這類詞的「嵌偶與否」該如何考察與鑒別呢？我們嘗試提出如下兩條依據和標準。

首先，如果第二類詞發生「嵌偶」，即意味著不能單說、單用，必須成雙，且主要出現在書面正式語體中，不會出現在口語中。反映在歷史文獻上便是，主要出現在文言色彩濃厚的文獻中，口語性比較強的文獻中將極少出現。因此考察第二類詞的「嵌偶化」主要是考察其在口語性文獻中用與不用、用在何種語體等。當然這是一種理想的狀態，因為如前所述，歷史語料的語言成分比較複雜，即便是口語性比較強的文獻中也難免摻雜文言成分，文白相間的特點決定了判別的難度，即這類詞可能已經嵌偶，但有時它也會應正式語體之需出現在口語性文獻中，這便需要結合其出現的語體進行仔細的分析與鑒別。

其次，嵌偶詞的韻律形式只能「單配單 (1+1)」，不能「單配雙 (1+2 或 2+1)」，那麼是否可以通過考察「單配雙」即「三言格式」這一形式標記，進而判定單音詞的「嵌偶」情況呢？以現代漢語副詞「遍」為例，其嵌偶的形式標記是「單配單 (1+1)」，即可以說「遍查」、「遍尋」、「遍邀」，不能是「單配雙 (1+2)」（遍查找、遍尋找、遍邀請），形式上與先秦時期的「1+1」完全一致，但顯然二者不能同日而語，因為古今韻律結構的系統是不一樣的：先秦時期是兩個單音節音步，現代漢語是一個雙音節音步。（馮勝利 2008）同樣，「1+2」的三言格式在先秦時期也是不可能存在的，雖然「先秦時期不乏三言格式，但毫無疑問，這種三言格式帶有明顯的散文特徵，使用「有、則、與、未、不、之、其」等「節律功能詞」，如「江有汜、深則厲、士與女、夜未央、揚之水、殷其雷」，與後代的三言大異其趣。真正的「1+2」和「2+1」三言格式，是漢以後雙音節音步發展的產物，是伴隨著雙音節詞語的急劇發展，到西漢才廣泛流行起來的。（馮勝利 2008）因此，如果漢及以後副詞「遍」仍能單用，即是一個口語詞的話，就完全可以獨立地修飾雙音節動詞，出現「遍查找、遍尋找、遍邀請」這樣的「1+2」式三言格式，即口語詞「遍」和雙音節音步共同促發以上格式的出現。同理，第二類中的名詞、動詞、形容詞

等，如果歷史上可以單用的話，也便可以獨立出現於三言格式中，如名詞「險」、動詞「逢」和形容詞「妙」分別可以出現與「躲避險」、「再次逢」和「妙計策」相類似的用法。因此，我們可以推導出：凡是 X 時代文獻中有「單配雙」形式的單音詞，其在 X 時代當未發生嵌偶；但反過來，凡是 X 時代文獻中沒有「單配雙」形式的單音詞，其在 X 時代是否嵌偶則不一定，主要困難在於調查文獻的局限性。現代漢語的語感可以幫助我們判斷現代漢語口語中單音詞能否單說，但古漢語語感的缺失，讓我們無法判斷歷史上單音詞的單用能力，這種「單配雙」的出現可以幫助我們證明單音詞一定沒有「嵌偶」，但其不現只能證明單音詞有可能「嵌偶」，但不絕對。因此，三言格式只能作為一種參考依據。

在《初編》所收嵌偶詞中，副詞所占比例最大，且據我們統計，第二類詞中副詞凡 99 例，約占第二類總數（193 例）的 51%。因此下面擬以副詞「遍」作為「無替換詞」類單音詞的代表，按照以上兩條依據和標準¹⁸，嘗試考察該類詞的「嵌偶化」。

7.2 「遍」的「嵌偶化」

「遍」同「徧」，《說文彳部》：「徧，帀也。從彳，扁聲。」《玉篇彳部》：「徧，周帀也。」「遍」的本義應為動詞「周遍」、「周帀」之義。如：

(18) 望於山川，徧於群神。 （《書 舜典》）

(19) 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
令下未徧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 內儲說上》）

表「到處、周遍」義的副詞「遍」當從動詞發展而來，由其構成的狀中結構先秦文獻中已有不少，如：遍拜、遍賜、遍祭、遍飲、遍問等。

中古時期「遍」修飾的主要還是單音動詞，「遍+V」的形式在一些口語性比較強的文獻中¹⁹依然非常多見，如遍散、遍至、遍念、遍見、遍行、遍通、遍祭、遍敬、遍授、遍覆、遍施、遍宣、遍聞等。同時也出現了「遍+雙音節動詞（或動詞短語）」的用法，這種用法在此期的漢譯佛經和中土文獻中都有出現，但用量比較少，比如東漢譯經和《齊民要術》中「遍+V」和「遍+VV」的出現次數分別為 35:2、9:2。在我們的調查範圍內，搜集到的全部用例如下：

18. 當然，這兩條標準同樣適合第一類「嵌偶詞」，但與「新口語詞的出現與發展」這條標準相比，顯然後者的鑒別效力更強。因此對於第一類「嵌偶詞」，本文主要以新詞的出現與發展為參考標準。

19. 檢索文獻同注 15。

- (20) 譬如蓮華水中生水中長，至根至莖至葉，一切從冷水遍澆漬遍行。
(安世高譯《長阿含十報法經》卷上)
- (21) 薩芸若舍利遍分佈天下，供養如故。(支謙譯《道行般若經》卷二)
- (22) 所以及天師遍具問書文意者，書上多道上皇氣且至，而不得其大要意。今不及天明師訣問之，恐後遂無從得知之，故敢不具問之也。
(《太平經》卷四十八)
- (23) 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遍運照海內。(《淮南子 主術》)
- (24) 買肥豬肉脂合皮大如手者三四段，以脂處處遍揩拭釜，察作聲。
(《齊民要術 醴酪》)

雖然用例不多，但如前所述，這種單配雙的三言格式可以幫助判斷單音詞並未發生嵌偶，可見中古時期「遍」仍是一個可以單用的口語詞。馮勝利(2008)認為：在由單到雙的音步轉型進程中，「新舊交替的兩種音步不可避免地要同時並存，因此，在三音節的語境裡，如果其中的兩個可以按照新型音步來建立，那麼掛單的那個則可以毫不費力地保持舊有音步的形式來實現獨立，於是形成兩個音步（一個實音步、一個虛音步）。」以上例句中「遍澆漬」、「遍分佈」、「遍具問」、「遍運照」、「遍揩拭」均屬於這類兩音步三言格式，「澆漬」、「分佈」、「具問」、「運照」、「揩拭」先構成一個標準音步，然後掛單的「遍」作為一個虛音步與之組合，形成兩個音步。這種三言格式之所以能夠構成，主要還在於「遍」的單用性，因為雙音節音步的確立，促發三言格式的出現，但能否進入這一格式，卻是由單音詞的單用性決定的。換句話說，如果單音詞不能單用，即便三言格式已經產生，單音詞也不能進入該格式。

我們認為，唐宋時單音副詞「遍」依舊尚未發生嵌偶，主要證據有二：一是此期文獻中仍有一些三言格式，如：

- (25) 鄔波難陀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報曰：「汝可升此高樹。」
(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一)
- (26) 其大願給孤長者，心中大越，遍佈施五百個童男。
(《不知名變文(二)》)
- (27) 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軔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遍致書於台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胸中事授軻。(白居易《代書》)
- (28) 試經圓具，感悟夙習。即遍參尋，投機於開先法席，出為宗匠。
(《五燈會元》卷十六)
- (29) 庚子，遍祭謝。欲知閩粵之間，兼旬不雨，則已憂旱，而請禱之為不誣也，故刻其祝詞於石，而並識之。(曾鞏《題禱雨文後》)

例 (27) 的「遍致書」雖然與其他用例不太一樣，「致書」是未凝固的韻律詞，而「觀察」、「佈施」、「參尋」、「祭謝」是複合詞，但「遍致書」依然是「1+2」式「短語音步」（馮勝利 2008），因此「遍+韻律詞」與「遍+複合詞」中的「遍」性質完全一樣。

二是口語性文獻中副詞「遍」的見例還有不少，尤以佛經文獻表現最為突出。副詞「遍」在義淨譯經、《祖堂集》、《五燈會元》中佔有絕對的優勢，是單音詞「遍」最主要的用法。為方便比較，首先來看唐宋文獻中單音詞「遍」主要有哪幾種用法：

a. 出現在「遍+V」狀中結構中，為「到處」義副詞，如：

- (30) 彼既失財共生憂惱。遍繞住坊求覓其物。遂見衣物聚在一處。便生歡喜即持其物。各還舍中守護而臥。（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五）
- (31) 依年具戒，密契玄關。遍游吳楚，卻複甌閩。（《祖堂集》卷十一《永福和尚》）

b. 動詞「周遍」義，如：

- (32) 明湖春草遍，秋桂白花發。豈惟長思君，日夕在魏闕。（王昌齡《次汝中寄河南陳贊府》）
- (33) 海棠開後春誰主，日日催花雨。可憐新綠遍殘枝，不見香腮和粉、暈燕脂。（李彌遜《虞美人》）

c. 出現在「V+（得）遍」動補結構中，為不及物動詞，如：

- (34) 餘因詠曰：「藥草俱嘗遍，並悉不相宜。惟須一個物，不道自應知。」（《遊仙窟》）
- (35) 香蘭泣露雨催蓮，暑氣昏池館。向晚小園行遍，石榴紅滿。（呂渭老《一落索》）

根據學界的主流觀點，作為一種新型的並且可以自由生產的語法格式，動補結構直到唐朝才普遍應用。據調查，「V+遍」的格式在唐代的見例還比較少，到宋代才獲得飛速的發展，詳見下文。

d. 量詞，「次、回」義，如：

- (36) 真僧法號號僧伽，有時與我論三車。問言誦咒幾千遍，口道恒河沙復沙。（李白《僧伽歌》）
- (37) 後到曹溪，欲禮祖師之堂，門扇忽然自開，瞻禮三遍而出，門閉而故。（《祖堂集》卷十七《雪岳陳田寺元寂禪師》）

與佛經文獻有所不同的是，唐宋中土文獻中副詞「遍」並不佔有主導地位。我們選取兩類文獻的代表性作品，調查以上四種用法在文獻中的具體使用情況，總況見表3：

表3.

	a	b	c	d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	72	14	3	1
《全唐詩》（第101-300卷）	16	127	11	7
《敦煌變文》	18	26	3	17
《祖堂集》	27	12	2	2
《全宋詞》（前300首）	36	78	148	1
《五燈會元》	73	32	13	13

注：a、b、c、d指上文「遍」的四種用法。

由表3可知，唐時中土文獻以「遍」之「周遍」義動詞用法為主，宋時隨著「V+遍」動補結構的快速發展，不及物動詞「遍」的用法又佔據主導地位，總之，唐宋中土文獻中單音副詞「遍」並不發達。結合之後的使用情況，我們認為中土文獻代表了單音副詞「遍」的發展趨勢——走向衰落、退出口語，因為元明時期也是如此，特別是在北方官話作品中。據調查，「遍+V」在《新校元刊雜劇三十種》、《金瓶梅》中均只出現一次，且均非實際口語的表現，舉其例如下：

- (38) 遍端詳，那廝模樣，休緊休忙，等那穹蒼，至那時光，漢室忠良，議論商量，引領刀槍，撞入門牆，拖下龍床，脫了衣裳。

（《嚴子陵垂釣七里灘》第一折）

- (39) 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鹹起慈悲，盡興惻隱。

（《金瓶梅》第五十七回）

顯然例(38)「遍端詳」是應戲文押韻之需，即「端詳」在後，才能與「樣、忙、蒼、光、良、量、槍、牆、床、裳」等押韻，而例(39)則為引用的佛經教義。我們又調查了《紅樓夢》（前八十回）中「遍+V」、「V+遍」的使用情況，出現頻率為4:3，雖然次數接近，但二者出現的語體已迥然不同，各舉例如下：

- (40) 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

- (41) 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徑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

以上為「遍+V」例。

- (42) 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
- (43) 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才到了那山坡底下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
- (44) 迎春方哭啼啼的在王夫人房中訴委曲，說孫紹祖「一味好色，好賭酗酒，家中所有的媳婦丫頭將及淫遍。略勸過兩三次，便罵我是『醋汁子老婆擰出來的』。……」

以上為「V+遍」例。

前兩句的說話人是「賈雨村」和「賈政」，對話雙方都是官宦或文化人；後三句的說話人顯然沒有官員的身份，說的內容也是日常生活的瑣事。這些「語體要素」決定了前者正式甚或典雅，後者通俗。李戰 (1997) 曾對《紅樓夢》前 80 回中 20 個不同人物對話中的「便」、「就」使用情況進行統計，其中上層人物賈政的對話中，「便」、「就」之比高達 67%；而底層人物李嬈嬈、趙嬈嬈只說「就」，不說「便」。我們認為，後者應是當時口語的實際反映，而前者則是正式或典雅體的表現；「便」、「就」所體現的語體之別與「遍+V」、「V+遍」兩種結構在語體上的互補分佈，有異曲同工之妙，「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用詞的匠心」（汪維輝、胡波 2013），即前述「體別雅俗的根本在於『事』分雅俗及『人』有文白（文化與白丁）的不同」，不同的語體要求有不同的詞彙與之相適應。而「遍+V」、「V+遍」在語體上的互補分佈，正可證明「遍+V」的正式性，口語中副詞「遍」已基本不見。按照前面的判定標準，一旦該詞不再用於口語，則說明其「語體化」、「嵌偶化」已完成。

要之，副詞「遍」嵌偶化的過程已比較明晰，即醞釀于唐宋，發生於元明，至晚到清中葉「遍」已經和現代漢語一樣，成為嵌偶詞，而在非正式語體中「遍」也完全「語素化」了。

8. 結語

以上按「有替換詞」類和「無替換詞」類兩種基本類型，分別選取「鼻」、「遍」作為代表詞，初步討論了現代漢語中一批單音詞的「嵌偶化」及相關問題。我們認為，不同的詞彙類型決定了判定「嵌偶」完成與否的標準有很大不同：「有替換詞」類單音詞的「嵌偶化」可以通過新舊詞在口語中的更替來考察，雖然具體標準仍需不斷改進和完善，但目前看來，不失為一種可靠的研究途徑和手段，具備了較強的操作性和說服力；較之第一類，「無替換詞」類的情況相對要複雜得多，本文嘗試提出以考察其在

口語性文獻中的出現情況和語體分佈情況為主、以三言格式為輔的判定依據和標準，並結合副詞「遍」進行了初次實踐和檢驗。

以往多將「嵌偶詞」看作黏著語素，根據上文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這些嵌偶詞在現代漢語口語中的確不能單說，只能作為構詞語素，但在現代書面正式語體中它們仍然可以成詞，只是有必須在雙音節的環境裡才能使用的韻律限制，因此，不區分語體是不足以說清這批單音單位的語法性質的。這是本文的重要結論之一。

從漢語史上來看，嵌偶詞曾經是完全自由的口語詞，其「嵌偶化」的過程包含了兩種嵌偶模型的形成過程，一是繼續以嵌偶單音詞的形式保留在書面正式語體中的過程，二是以語素形式嵌入雙音節詞這一口語嵌偶模型的過程，亦即「語素化」的過程，「語素化」是實現「嵌偶化」的必要形式和必經之路；本文對單音詞「嵌偶化」的初步探索，實質就是從語體角度來考察現代書面語中嵌偶詞這批單音詞的歷時發展和形成過程。在這種新視角的觀照下，我們認為，「詞彙演變」應與「語體演變」密切結合起來，否則像「鼻」、「遍」這樣的單音詞的「嵌偶化」及其歷史來源很難解釋清楚。歷史文獻中的「語體」因素一直為漢語史研究者們所關注，但從「語體演變」的角度來探究漢語史上詞彙或語法等語言現象的演變，進而揭示兩種演變之間的關係，目前漢語史研究領域有關這方面的討論還不是很多。本文的主要目的和意義即嘗試通過單音詞「嵌偶化」的考察來初步論證這一問題，以引起學界對這方面研究的關注和重視。

有關漢語語體的研究，較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 20 年代劉復先生 (1920) 對口語和文言的關注：「我們若取口語文言相互比較，於同異之間推求其理，一定能于文法上有所發明」，可謂導夫先路。之後呂叔湘 (1992a, 1992b)、唐松波 (1961)、朱德熙 (1987)、胡明揚 (1993) 等先生又陸續提出文言和白話的區別標準、語體的定義、語域研究、書面語語體研究等問題，正式拉開了漢語語體研究的序幕。近年來特別是新世紀以來語體和語體語法研究已然成為漢語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發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如陶紅印 (1999, 2004)、潘文 (2003, 2006)、方梅 (2007, 2013)、陶紅印、劉姪瓊 (2010a, 2010b)、張伯江 (2007, 2012)、馮勝利 (2010, 2011a, 2011b, 2012, 2013)、劉大為 (2013) 等等。但整體而言，目前大多數研究將注意力放在現代漢語共時平面，特別是現代漢語語體語法方面，詞彙語體的討論和歷時考察相對要少很多²⁰，本文的研究意在為漢語詞彙語體研究特別是漢語詞彙語體歷時演變研究作出貢獻。

20. 汪維輝 (2014) 提出「語體詞彙」研究之必要；馮勝利 (2010) 舉「應／合」、「樹／種」例，對詞彙語體的歷時轉換已有闡發。

謝辭

本研究得到中國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清漢語詞彙的南北差異及歷史源流研究》（16BYY129）的資助。論文寫作過程中，多承馮勝利教授審閱，吸收了馮教授的諸多寶貴建議和意見，汪維輝教授和王雲路教授亦多有指正，另匿名審稿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修改意見，統此申謝！本文通訊作者為張家合，文中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參考文獻

- Chao, Yuen Ren (趙元任). 1979. *Hanyu Kouyu Yufa* 漢語口語語法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en, Lianjun (陳練軍). 2010. Yusu he yusuhua yanjiu chuyi 語素和語素化研究芻議 [Discussions on the morpheme and morphemization]. *Mudanjiang Shifan Xueyu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3: 48–51.
- Chen, Lianjun (陳練軍). 2011. Gu Hanyu danyinci de yusuhua 古漢語單音詞的語素化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on the morphemization of monosyllable words of old Chinese]. *Hanyushi Xuebao* 漢學史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2011.11: 96–110.
- Cheng, Yuan (程遠). 1980. Linshi danyinci 臨時單音詞 [Temporary monosyllabic word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0.5: 344.
- Cui, Sixing (崔四行). 2012. *Sanyinjizhuang zhong Jiegou zhong Yunlü yu Jufa de Hudong Yanjiu* 三音節狀中結構中韻律與句法的互動研究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sody and Syntax in Trisyllable Adverbial Modifier-centre Word Struc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Dong, Xiufang (董秀芳). 2004. *Hanyu de Ciku yu Cifa* 漢語的詞庫與詞法 [Chinese Lexicon and Morpholog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Fang, Mei (方梅). 2007. Yuti dongyin dui jufa de suzao 語體動因對句法的塑造 [The contribution of genre to syntax]. *Xiuci Xuexi* 修辭學習 [Rhetoric Learning] 2007.6: 1–7.
- Fang, Mei (方梅). 2013. Tan yuti tezheng de jufa biao xian 談語體特徵的句法表現 [The 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register features].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3.2: 9–16.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1996. Lun Hanyu de “yunlüci” 論漢語的「韻律詞」 [On prosodic words in Chinese]. *Zhongguo Zhexue Kexue* 中國社會科學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6.1: 161–176.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5a. *Hanyu Yunlü Yufa Yanjiu* 漢語韻律語法研究 [Chinese Prosodic Grammar Stud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5b. Lun Hanyu shumian yufa de xingcheng yu moshi 論漢語書面語法的形成與模式 [On the formation and modulation of the grammar of modern written Chinese]. *Hanyu Jiaoxue Xuekan* 漢語教學學刊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Studies] 2005.1: 17–49.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6. *Hanyu Shumian Yongyu Chubian* 漢語書面用語初編 [Expressions of Written Chinese].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08. Lun sanyinjie yinbu de lishi lai yu Qin Han shige de tongbu fazhan 論三音節音步的歷史來源與秦漢詩歌的同步發展 [On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s

- of trisyllabic foot structure and the Qin Han poetry].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008.37: 18–54.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0. Lun yuti de jizhi jiqi yufa shuxing 論語體的機制及其語法屬性 [On mechanisms of Register System and its grammatical property].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0.5: 400–412.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1a. Yuti yufa jiqi wenxue gongneng 語體語法及其文學功能 [Grammar and literary function of Yuti].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1.4: 1–13.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1b. Bainianlai Hanyu zhengshi yuti de miemang yu zaisheng 百年來漢語正式語體的滅亡與再生 [The death and rebirth of formal Chinese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Aomen Yuyan Wenhua Yanjiu—Diliujie Haixia Liangan Xiandai Hanyu Went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第六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Macao—The Sixth Cross-Straits Symposium on Modern Chinese Problems]. Macao: Maca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2. Yuti yufa: “xingshi—gongneng duiyinglü” de yuyan tansuo 語體語法：「形式—功能對應律」的語言探索 [Yuti (stylistic-register) grammar: a linguistic exploration on form—function correlation].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2.6: 3–12.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3. *Hanyu Shumianyu de Lishi yu Xianzhuang* 漢語書面語的歷史與現狀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Written Chines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馮勝利). 2014. Yuti “su” “zheng” “dian” sanfen de lishi jianzheng: “feng” “ya” “song” 語體俗、正、典三分的歷史見證：風、雅、頌 [The formal, informal and elegant styles and the three poetic categories of airs, elegance and eulogia in the Shijing (詩經)]. *Yuwen Yanjiu* 語文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2014.2: 1–10.
- Hu, Chirui (胡敕瑞). 2005. Zhonggu Hanyu yuliao jianbie shuyao 中古漢語語料鑒別述要 [A summarization on judging the texts of Middle Chinese]. *Hanyushi Xuebao* 漢學史學報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2005.5: 270–279.
- Hu, Chirui (胡敕瑞). 2013. Hanyi fodian suo fanying de Han Wei shiqi de wenyan yu baihua 漢譯佛典所反映的漢魏時期的文言與白話 [Literary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in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of Han and Wei Period]. *Hanyu Shumianyu de Lishi yu Xianzhuang* 漢語書面語的歷史與現狀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Written Chinese], ed. by Shengli Feng (馮勝利), 157–180.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57. Shumianyu he kouyu zhijian de guanxi 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關係 [The relations between written Chinese and spoken Chinese]. *Jiaoxue yu Yanjiu* 教學與研究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57.2: 27–30.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93. Yuti he yufa 語體和語法 [Style and grammar].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1993.2: 1–4.
- Huang, Mei (黃梅). 2008. *Xiandai Hanyu Qian'oudanyinci de Jufa Fenxi Jiqi Lilun Yiyi* 現代漢語嵌偶單音詞的句法分析及其理論意義 [Study on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Qian'ou” Monosyllabic Word in Mandarin].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Huang, Mei (黃梅), & Shengli Feng (馮勝利). 2009. Qian'ou danyinci jufa fenbu chuxi—qian'ou danyinci zuichang jianyu zhuangyu tanyin 嵌偶單音詞句法分佈芻析—嵌偶單音詞最常見於狀語探因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the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disyllabic template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9.1: 32–44.
- Li, Zhan (李戰). 1997. Hongloumeng zhong de “bian” he “jiu” 《紅樓夢》中的「便」和「就」 [A study of the function words “bian” and “jiu”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Jinan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暨南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1997.1: 123–132.
- Liu, Dawei (劉大為). 2013. Lun yuti yu yuti bianliang 論語體與語體變量 [On yuti (register) and parameters of yuti].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3.3: 1–22.
- Liu, Fu (劉復). 1920. *Zhongguo Wenfa Tonglun* 中國文法通論 [The General Chinese Grammar]. Shanghai: Qunyi Publishing House.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79[1990]. *Hanyu Yufa Fenxi Wenti*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 [Problems in Chinese Syntax].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lso in *Lü Shuxiang Wenji* 呂叔湘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ü Shuxiang], Vol. 2, 481–57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85. *Jindai Hanyu Zhidaici* 近代漢語指代詞 [Modern Chinese Pronouns]. Shanghai: Xuelin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92a. Tongguo duibi yanjiu yufa 通過對比研究語法 [The grammar study by comparisons].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992.2: 4–18. Also in *Lü Shuxiang Wenji* 呂叔湘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ü Shuxiang], Vol. 4, 152–166.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1992b. Wenyan he baihua 文言和白話 [Literary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Lü Shuxiang Wenji* 呂叔湘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ü Shuxiang], Vol. 4, 67–8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Pan, Wen (潘文). 2003. Cunxianju zai butongyuti zhong de chayi kaocha 存現句在不同語體中的差異考察 [The differences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different styles]. *Xiuci Xuexi* 修辭學習 [Rhetoric Learning] 2003.6: 7–9.
- Pan, Wen (潘文). 2006. “Bei” ziju de yuyi chayi kaocha 「被」字句的語體差異考察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s of “bei” constructions]. *Nanjing Shida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南京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6.2: 150–154, 160.
- Tang, Songbo (唐松波). 1961. Tan xiandai Hanyu de yuti 談現代漢語的語體 [On the style of modern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61.5: 15–19.
- Tao, Hongyin (陶紅印). 1999. Shilun yuti fenlei de yufaxue yiyi 試論語體分類的語法學意義 [Discourse taxonomies and their grammatico-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1999.3: 16–24, 61.
- Tao, Hongyin (陶紅印). 2004. Kouyu yanjiu de ruogan lilun yu shijian wenti 口語研究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 [Fundamentals in Spoken Language Research].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Linguistic Sciences] 2004.3.1: 50–67.
- Tao, Hongyin (陶紅印), & Yaqiong Liu (劉婭瓊). 2010a. Cong yuti chayi dao yufa chayi (shang)–yi ziran huihua yu yingshi duibai zhong de baziju, beidong jieou, guanggan dongciju, fouding fanwenju weili 從語體差異到語法差異 (上)—以自然會話與影視對白中的把字句、被動結構、光杆動詞句、否定反問句為例 [From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s to grammatical differences—the cases of ba-repair, passive constructions, bare verb predicates, and negative interrogatives between natural conversation and media dialogue].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0.1: 37–44.
- Tao, Hongyin (陶紅印), & Yaqiong Liu (劉婭瓊). 2010b. Cong yuti chayi dao yufa chayi (xia)–yi ziran huihua yu yingshi duibai zhong de baziju, beidong jieou, guanggan dongciju, fouding fanwenju weili 從語體差異到語法差異 (下)—以自然會話與影視對白中的把字句、被動結構、光杆動詞句、否定反問句為例 [From the stylistic differences to grammatical differences—the cases of ba-repair, passive constructions, bare

- verb predicates, and negative interrogatives between natural conversation and media dialogue].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0.2: 22–27.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00. *Donghan—Sui Changyongci Yanbian Yanjiu* 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dicating of Several Commonly Used Words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to Sui Dynasty*].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Wang, Weihui (汪維輝), & Bo Hu (胡波). 2013. Hanyushi yanjiu zhong de yulaio shiyong wenti—jianlun xici “shi” fazhan chengshu de shidai 漢語史研究中的語料使用問題—兼論系詞「是」發展成熟的時代 [Some issues on the data analysis in historical Chinese studies: a case study of the maturation time of the copula shi (是)].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3.4: 359–370.
- Wang, Weihui (汪維輝). 2014. Xiandai Hanyu “yuti cihui” chulun 現代漢語「語體詞彙」芻論 [Discussions on the “stylistic lexis” in modern Chinese]. *Changjiang Xueshu* 長江學術 [*Yangtze River Academic*] 2014.1: 91–102.
- Wei, Zhaohui (魏兆惠), & Dongzhen Zheng (鄭東珍). 2007. Lun gu Hanyu cizhui “tou” 論古漢語詞綴「頭」 [Study on the affix tou (頭) in ancient Chinese].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7.2: 110–112.
- Xu, Denan (許德楠). 1981. Shuo danyinci yu yusu zai gouxing shang de tongyixing 說單音詞與語素在構形上的同一性 [On the same shapes in the structure of monosyllabic words and morphemes].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981.4: 19–27.
- Xu, Shu (徐樞). 1990. *Yusu* 語素 [*Morpheme*].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 Yang, Xiaoli (楊曉黎). 2008. Hanyu cihui fazhan yusuhua wenti chuyi 漢語詞彙發展語素化問題芻議 [On the morphemication of Chinese lexis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08.1: 52–56.
- Zhang, Bojiang (張伯江). 2007. Yuti chayi he yufa guilü 語體差異和語法規律 [Stylistic variation and grammatical rules]. *Xiuci Xuexi* 修辭學習 [*Rhetoric Learning*] 2007.2: 1–9.
- Zhang, Bojiang (張伯江). 2012. Yi yufa jieshi wei mudi de yuti yanjiu 以語法解釋為目的的語體研究 [Grammatical explanation-oriented linguistic register study]. *Dangdai Xiucixue* 當代修辭學 [*Contemporary Rhetoric*] 2012.6: 13–22.
- Zhang, Zhigong (張志公). 1981. Tan Hanyu de yusu—bing lue jieshao Ha’erbin yufa jiaoxue taolunhui 談漢語的語素—並略介紹哈爾濱語法教學討論會 [Discussions on Chinese morpheme—and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grammar teaching seminar in Harbin].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語言教學與研究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1981.4: 4–18.
- Zhang, Zhongxing (張中行). 1988. *Wenyan he Baihua* 文言和白話 [*Literary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 Press.
- Zhu, Dexi (朱德熙). 1987.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de duixiang shi shenme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對象是什麼 [The subject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tical studie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87.5: 321–329.
- Zhu, Qingzhi (朱慶之). 1992. *Fodian yu Zhonggu Hanyu Cihui Yanjiu* 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Studies of Middle Chinese Lexis*]. Taipei: Wenjin Press.

On the disyllabic modularization of the monosyllabic words

Abstract

The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disyllabic modul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ontemporary written Chines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and criteria of disyllabic modulariz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aking *bi* 鼻 and *bian* 遍 as examples, the process of disyllabic modularization of two kinds of monosyllabic words are examined respectively. In essence, the process of the two types is involved in disyllabic modularization. One process is that a number of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historical Chinese, can be used only in written Chinese but disappeared in spoken Chinese. The other process is that quite a few monosyllabic words, serving as morphemes, can be embedded in spoken the Chinese disyllable model, i.e. a morphemization process. The morphemization of monosyllabic words in spoken Chinese is the necessary path and essential stage of disyllabic modularization. This tentative study explores modern monosyllabic words used in disyllabic modules from a register perspective.

Keywords: monosyllabic words, disyllabic modularization, register

Corresponding author's address

Jiahe Zhang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zjh2050@126.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15 April 2015

Date accepted: 3 December 2015